

散文

椒园小记

李超

打从结婚起,我就经常为住房发愁。可以说,改善住房条件,成了我毕生的追求。刚结婚时分不到公房,我住过爱人厂里的化验室,租住过民居。上世纪80年代初厂里给了一间房,算是有了稳定的住所。那时候经常熬夜爬格子,写得累了,想舒展舒展身体,也只能在屋里原地转圈。那时的理想是能住上楼房,有一片阳台。希望终究会实现的。后来厂里集资建房,我分到了一套两居室,不但有了阳台,还拥有了自己的书房。书房通阳台,阳台外就是一片庄稼地,入夜,地里虫声一片,犹如天籁,静夜笔耕,饶有情趣,因此便取了一个斋号叫“听籁堂”。还请书法家题了一幅匾,又请篆刻家治了一方印。正所谓得陇望蜀,有了二居室而想三居室,有三居室而想独居小院。屈指算来,三十年间,九度搬迁,后来终于住上了独居小院。那里户对大街,后边有一院,墙外恰好是林场的一片苗圃地,入夜虫声依然,其情其景,与斋号巧合,因此,“听籁堂”这个名字,一用就用了二三十年。

那时刚从单元房迁到新居,有了一小院,欣喜之情自然溢于言表,决心要把小院好好布置布置。因想起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名言,先在墙角栽上了几竿翠竹,又从朋友处移来两株芭蕉,更想起松竹梅为岁寒三友,便又栽下一株松一株梅。陈从周先生《说园》里有“范山横水”之说,便决心叠石造园,立马动工,在已经非常逼仄的小院里挖了一个小水池。为了寻石,曾多次到郑州陈砦花卉市场,买回几方灵璧,几块太湖,在鱼池内叠了一座假山。小小弹丸之地,蕉荫下,竹丛中,布下奇石,刻上诸如蕉荫、竹影、松风之类。做了这些,仍不满足,见缝插针,在院里栽上了樱桃、桂花、石榴等花木,把一个小院布置得犹如一个小小的盆景。每当下班之后,闲坐庭中,读诗品文,陶醉时,自把把盏,醺醺然自得其乐。曾写诗纪云:

户对大街闹市邻,小院一席足怡心。
凿池布石植松竹,闲来独坐看山林。

热闹了两年,却发现了问题,树木渐渐长大,地方也越见小,栽下的石榴只长高不结果,桂花树从不见开花,那一株垂梅也在樱桃树的荫蔽中渐渐枯死,特别是竹子和芭蕉,越长越疯,把低矮花木侵犯得奄奄一息,只好在年年春天,忍痛删刈一些。那时我曾想,如果有了一个大一点的院子,我一定要大展身手,把它布置成天上阆苑,人间仙境。

随着年年渐长,世界观人生观也在发生着改变,年过半百之后,确实也知了天命,觉得人生白苍苔,逝者如斯。凡事应由表及里,做人要戒除浮华,一如作文,要去芜存精,返璞归真,至情至性,才见灵魂。如果结庐三间,小院半亩,多栽果木,多种蔬菜,既实惠又健身。正巧几年前在城郊买了一处宅基地,因为资金原因,一直拖着未盖。去年咬牙贷款,决定动工。说来好笑,新居未建,诗倒先有了。许是文人的劣根性吧,喜欢空中楼阁,反于我而言写诗要比建房容易些。诗的题目叫《村居》:

竹篱瓦舍静宜人,蒔花种菜心无尘。
布衣素食诗与酒,闲看世事若浮云。

动工之时,却见邻居家墙外一溜栽了十余株花椒,正好在我家地上。邻居见我动工,便要拔去,我连忙阻止,说:“我正好想栽花椒,你已替我栽好,岂不正好。”

想到花椒,其树也丑,其刺也多,道旁篱边,宜植宜活。春天嫩叶可食,秋天果实可观,虽不能充饥,却能调味,其味也浓,举凡烹炒煎炸,很少它不得。想自己半生苍茫,从政日短,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经商无能,生意场

难取半分余利;为文为画,也不专一,只凭兴趣遣兴。想想自己犹如花椒,出身卑微,且丑且陋,只能结些小果实,调味佐食而已。思虑再四,遂决定再取一别署为椒园老人,新居落成即署名为椒园。那花椒树春天开花,秋天便挂满红红的果,乔迁新居,当年便吃上了自己院中的花椒。

房子动工月余,布谷鸟已声声催着播种。我在院中不叠石,不凿池,甚至连花草也不栽,只整畦种菜,点下豆角、黄瓜,撒下了生菜、荆芥,栽上了番茄、辣椒,沿墙还种上了丝瓜、葫芦。等房子建成,菜已出土,不数日,小院中凝满了绿意。等丝瓜、葫芦爬上墙头,这绿意便向外扩展,溢出了院外。

带着希冀,带着企盼,我搬进了新居。天天早晨起床,便在院子侍弄菜蔬,施肥、浇水、捉虫,成了每天早上必做的功课。

蔬菜一茬茬成熟,从这家里便不用买菜。要知道,吃自己种的无公害蔬菜,胜过吃宴席上的山珍海味。有时吃不完,就拿一些馈赠亲友,还不忘说一句:这可是纯绿色的无公害蔬菜,市场上买不到的。

今年开春,我又在院中栽上几棵柿子、石榴、枣之类的果木,既可观景又可食用。要不了几年,我的椒园定会枝头硕果累累,畦中蔬菜青青。我想,还有什么好居所能胜过我的椒园,我一直追求的目标也可到此打住了!

王局长说:“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说起来,这真是老天爷在折磨我们深圳哪……其实,一直到昨天下班时,整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任何变故。吃了晚饭,部里这回具体负责我们这档子事的那位副局长出来在大院里踱弯……正好碰上他们那里一位已经退休了的前任主管领导。这位前任主管领导听说部里已经松口允许我们深圳跟香港大亚电报局合作经营深圳长途电话业务,火冒三丈,说:‘我们好不容易把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你们现在又把他们请了回来,你们还算不算共产党员?’最后居然把话说了到这个份上:你们到底还要不要自己的党籍?!当时那个副局长吓得一句话都不敢反驳,立即向部长做了汇报。部长连夜亲自赶到那位老领导家听取意见,答应一定要严格把关,然后再做最后决定。今天上午,他们部党组就重新召开了紧急会议……因为还没有得出结论,下午就不宜出来约见我们。整个事情就是这样……”

常副市长立即把情况报告给了宋梓南。一时间,宋梓南拿着电话,久久地没做声。在他身边站着的那些领导同志也都屏住了呼吸,在等待着最后的答复。

电话那头,常副市长突然听不到宋书记的声音,也有点奇怪,便问:“老宋,你听到我说了的吗?”

宋梓南道:“你们准备怎么办?”

常副市长犹豫了一下说道:“我们还想不出什么办法打破这个僵局……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带一点东西去看望一下那位前任老领导,直接跟他沟通一下……”

宋梓南一听,立即斩钉截铁地说道:“千万别这么干。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搞这一套,会让那位老领导更加反感。除了这位老领导,其他领导的态度呢?”

常副市长说:“据说,邮电部党组的态度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国务院也没有什么新的精神。”

宋梓南略略松了一口气:“只要国务院和邮电部党组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不变,事情就有希望。现在只有依靠邮电部党组去做工作。我们不要乱插手。等他们沟通好了,你们再去看望一下这位老领导,很诚恳地向他说明我们的真实意图,特别是要向这些老领导详细说明,我们在和英方合作过程中一定会采取各种防范措施,以切实保障我们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这一点一定让老领导放心。”

常副市长说:“是。”

宋梓南哈哈一笑道:“那不就完了!”

宋梓南立即说道:“别的不就不再解释了。最后我只说一件事,上一回,你老常有一句话,把我说感动了。你说,你老常已经在这儿工作十多年了,亲身经历过多次边民外逃香港的惨痛事件。你太了解深圳宝安这一带的老百姓渴望过好日子的那种心情了。比起我们这些奉命到深圳宝安来工作的同志,你老常想改变深圳宝安目前这个落后现状的愿望更强烈。这话是你说的吧?”

常副市长怔怔地看着宋梓南,默不作声。

宋梓南说道:“只要有这句话,我们之间就啥也别说了。如果你同意我这个看法,那就赶紧去北京,别再跟我说什么废话。”

常副市长奉命去北京后的第四天,打回电话来兴奋地向宋梓南报告道:“老宋,这边就剩文部长最后一句话了。其他各方面都没问题了……一会儿我们就去见文部长。只要天不塌下来,估计今天下午事情就能形成个大模样了。”

但是,不管是宋梓南,还是老常,他们绝对想不到,就在这一天的下午,那个被他们认为是绝对不可能塌下来的“天”,却真的塌了下来。当常副市长带着深圳邮电局和省有关方面的同志兴奋地等着文部长的最后接见时,他们得到的通知是:“今天下午,部长去国务院开会了。部里其他的司局长也都有别的安排了。原定下午的见面会,推迟了。什么时候再开,现在还说不准。请深圳的同志耐心在招待所等着。”

常副市长立刻感到,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官场常用的“托词”。部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使得部长和所有的司局长都不便出来跟他们见面。而且还不便向他们说明,他们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能请他们“耐心在招待所等着”。

已经快到吃晚饭时间了,只见王局长提着一大兜苹果走了进来。

常副市长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怎么样,搞清楚情况了吗?买什么水果嘛,瞎耽误工夫!部里到底出了啥问题了?”

王局长说:“完全没有想到,情况突然间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而且完全是由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引起的。”

常副市长一愣:“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

常副市长立即把情况报告给了宋梓南。一时间,宋梓南拿着电话,久久地没做声。在他身边站着的那些领导同志也都屏住了呼吸,在等待着最后的答复。

电话那头,常副市长突然听不到宋书记的声音,也有点奇怪,便问:“老宋,你听到我说了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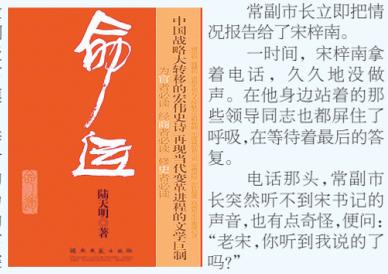
宋梓南道:“你们准备怎么办?”

常副市长犹豫了一下说道:“我们还想不出什么办法打破这个僵局……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带一点东西去看望一下那位前任老领导,直接跟他沟通一下……”

宋梓南一听,立即斩钉截铁地说道:“千万别这么干。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搞这一套,会让那位老领导更加反感。除了这位老领导,其他领导的态度呢?”

常副市长说:“据说,邮电部党组的态度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国务院也没有什么新的精神。”

宋梓南略略松了一口气:“只要国务院和邮电部党组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不变,事情就有希望。现在只有依靠邮电部党组去做工作。我们不要乱插手。等他们沟通好了,你们再去看望一下这位老领导,很诚恳地向他说明我们的真实意图,特别是要向这些老领导详细说明,我们在和英方合作过程中一定会采取各种防范措施,以切实保障我们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这一点一定让老领导放心。”



郑州古代成语故事

民以食为天

李济通

我们在讲粮食的重要性时,往往会引用“民以食为天”这一成语。它出自《史记·郦食其列传》:“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该成语虽然出自“高阳酒徒”郦食其之口,但涉及的事件却与著名的敖仓有关。

敖仓,全称敖山谷仓,始建于秦代,旧址在今荜阳西北的敖山上。秦汉时期,因黄河、济水在此分流,水路交通极为方便,所以中原一带漕运集中于斯,再由此西运关中,北运边塞。

秦朝末年,刘邦和项羽为争霸天下,在敖山附近的荜阳、成皋一带,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刘邦的谋士,陈留高阳(今开封杞县)人郦食其,深知粮食的重要性,力劝刘邦抢占敖仓,以解军粮不足,夺得战争的主动权。刘

邦采用郦的建议,很快占领了敖仓。然而,当时楚强汉弱,尤其彭越(今江苏徐州)一役,刘邦大败,损失惨重,使得刘邦不得不退至鸿沟附近的汉王城,闭关固守,借以喘息。但项羽却日功夜战、步步紧逼,意与刘邦决一雌雄,以争高下。在此危急时刻,刘邦为缓和压力,想放弃敖仓,撤离汉王城,退至巩(县)、洛(阳)以拒楚兵。郦食其得知消息,大为震惊,他对刘邦说:“臣闻知天之王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王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杖荜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适安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也……”他的这番话,极富哲理,不仅指出了帝王基业,要靠人民,而人民则要依靠粮食生存的朴素真理。当然,由此也产生了“民以食为天”这个成语。后来,刘邦依照郦食其的建议,复守敖仓,不仅解决了粮食不足的问题,也为其夺取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山水(国画)

铭万

新书架

《婆婆吃了媳妇全家》

李俐萍

时代要求媳妇独立,不光是经济独立,家庭地位也一样要独立。《婆婆吃了媳妇全家》的作者纪达通过对身边婚姻状态的观察,通过阅读大量的心理书籍,通过塑造最恶的婆婆、最善良软弱的媳妇、最没主见的儿子三个主要角色,将婚姻生活中各自的索取程度与退让程度做了底线分析,用最残酷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不幸婚姻的演变历程,当你读完后会精心思考,除了淋漓尽致,你还会体味到爱情在婚姻里该如何保持醇厚,该如何营造新时代有立场、有主

见的婚姻生活。

21世纪的婆媳关系已经演变成一场经济大战,婆婆懂法律会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权益,婆婆要掌握全家经济命脉,跟当年要求媳妇懂事听话截然不同。

此书不是描写上海小男人夹在婆媳之中的局促和郁闷,纪达所描述的婚姻生活更是锣鼓喧天,大开大合的感觉。此书给新时代的媳妇十大提示:礼数周到;不要当家庭的扩音器;啃老的媳妇招人烦;百行之先还是孝;会说话的媳妇招人喜欢;既然是一家人,就要一起扛起家庭的责任;尊重公婆的习惯;丈夫不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好媳妇两头瞒,坏媳妇两头传;会引导老公的媳妇是聪明的媳妇……

中国出版集团出版

奇葩精英

“露马脚”的由来

夏吟

“露马脚”也叫“露馅儿”,比喻隐蔽的事实真相泄露出来,或不愿意让人知道的事暴露了出来。人们经常接触到这个词,如:“说谎者早晚总要露出马脚来”,“我一诈他就露出了马脚”,“这话本来就是捏造的,一对照,就露了马脚。”为什么不叫“露出牛脚、羊脚”而叫“露马脚”呢?露的是谁脚呢?这里有一个传说。

据传,朱元璋小时候家里很穷,年轻时与一位平民出身的马姑娘结了婚。这位马姑娘从小就露了马脚,因此长了一双“天足”,这在当时是一大忌讳,会惹人嘲

笑和看不起的。后来朱元璋当了皇帝,仍念马氏辅佐有功,不但没嫌弃她,还将她封为明朝的第一位皇后。但是,“龙恩”虽重,而深居后宫的马氏却一直为有这双大脚感到不安,因此在人前从来不敢将脚伸出裙子外边,既怕人们笑话,又怕给朱元璋丢脸。

谁知事有凑巧,一天,马氏忽然游兴大发,乘坐小轿走在金陵的街头。听说皇后出宫,谁不想看看热闹,只是怕惹事不敢出门观看。有些大胆者悄悄看两眼,正巧一阵大风刮来,掀起轿帘的一角,马皇后放在踏板上的两只大脚赫然入目。于一传十,十传百,顿时轰动了整个金陵城。从此,“露马脚”一词也随之流传于后世了。

随笔

宠物记

岳韵

我很喜欢小动物,从幼儿园开始,就养过不少小鸡、小鸭、小鱼,我耐心地饲养它们,它们却非常不尽如人意,总是不明原因地死去,害我伤心。在冰箱里放几天,没办法,到最后,也只能挖个坑,厚葬了。说是厚葬,其实不过是在坟头插株草。后来才知道,邻居家的男孩,更爱他的宠物,居然用木板钉了口棺材来葬他的小金鱼,还立了墓碑,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小金鱼点点之墓”(他养的金鱼叫点点)。我们还一起凭吊了几天。

有一次,奇迹出现了。那小男孩养了七八只小鸡,居然有两只成功地活了一个月。我们俩那个激动呀,真的是要跳起来了。自此我更爱爱小宠物般地爱它们。我目睹它们的成长过程。它们长高长胖了,我看在眼里;它们退黄毛换白毛了,我看在眼里;它们从步履蹒跚到能捉虫子、扑腾翅膀,我看在眼里。这俩“孩子”终于长大了,翅膀硬了,能从箱子里飞出箱子外了,我们俩高兴坏了。然而,有一天,我到他家,照常要领它们散步,却见鸡去箱空。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我的宝贝,你们去哪儿了?小男孩悲伤地、支支吾吾地告诉我:“它们……被我父母杀了。现在……现在只剩一些……吃剩的鸡骨了。呜——”男孩已泣不成声,我也伤心地望哭了。我好几天没理邻居一家人——是他们谋杀了我的宝贝,并且吃了它们!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养家禽了。我能联想到我的宝贝被拔毛时是何等惨痛地尖叫,我能联想到菜刀上鲜红的血。

我一如既往地爱着可爱的小动物。每当我看到贩卖小鸡小鸭的,总忍不住看一看它们可爱的模样,听一听它们稚嫩的叫

声,摸一摸它们柔软的绒毛。

由于我现在也算是个忙人了,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更不要想养什么小动物了。我很羡慕我家楼下的那个小孩,他家简直是开了个动物园,又是鸡,又是鸭,又是兔子,又是狗,可恨我只能闲暇时看看他的那群可爱的伙伴。

不过老天还是很眷顾我的,我现在开始“养小鱼”了。

我家的院子里有一个不小的人工湖,而且还有一条小人工河傍着我。我就经常站在小湖边,远眺还能入画的风景。一日,偶然低头,竟看见数十条寸把长的小鱼苗正闹腾腾地抢食我掉下的面包渣儿呢!你一定想不到剩下的那半块面包的归属了吧。我觉得挺值的,因为我能招集一大群鱼陪我玩,我是多么喜欢它们憨憨的、丑丑的小模样啊!它们张大了嘴巴狼命地撕扯面包渣儿,有时甚至会为抢食翻一个跟头,我就能看见它银白的小肚皮,在一瞬间反射着太阳耀目的光芒。有的小鱼就比较可怜,好容易咬下一大块,却被眼疾嘴快的同伴儿截去一大半。每到闲呢,我就这么呆呆地看着这些小鱼苗,并且乐此不疲。

一天,我又在楼下河边赏鱼,一个小朋友出来加入了。她看了一会儿说:“姐姐,你看,几十条呢,你要是捞肯定收获不小。”我摸摸她的头说:“捞回家去做什么呢?还不如让它们在小河里,自由自在地玩呢。我哪天想瞧瞧它们,撒上面包,不就行了?况且把这小河当做我家的鱼缸吧。”她惊讶道:“好聪明呀!这么大的鱼缸呀!以后我再也不逮鱼了。”

喏,现在,我又要去赏鱼了。“我的鱼缸”在春天里焕发出生机勃勃。小鱼儿追逐嬉戏于水草之间,怡然自得。

夫爱之而面之,何如纵之适之乎?鱼儿自适其乐,我亦省换水烦恼。放虎入深山,放鸟入茂林,放鱼入河川,至爱之道也。

缸中之小,河之大。鱼之乐,我之乐。我之乐,观鱼人之乐。



天池(摄影)

舞文墨

连载

都是钱闹的,要是你张伟有钱。我王新至于混成这样吗?王新感到了委屈。

这顿饭吃到九点多才散,王新心里充满了怨恨。回到家洗澡,王新在喷头下哭着。她觉得自真的是很无助。哭完了,又害怕眼睛肿。她洗了洗,赶紧穿上睡衣出来拿冰块敷了一下。

不知张伟那边进行得怎么样了,王新等到十一点多,还没接到张伟的电话或短信,她心里又开始着急了起来。

手机响了,是丁雷发过来的短信:张伟醉了,在魔力圣会,你过来接一下。

王新看完短信就怒了。魔力圣会是家夜总会,找小姐玩的地方。张伟不但去找小姐,居然还喝醉了。王新感觉这是对她莫大的侮辱。

王新的眼泪刷地下来了:张伟啊张伟,你就是这么玩我的。我王新会报复你的。王新也不跟王虎解释,她穿上外套打了个车就去了魔力圣会夜总会。

灯红酒绿,张伟喝醉了个烂醉,倒在一个坐台小姐的怀里,头枕在小姐的大腿上。

世界瞬间倒塌了。

王新的眼泪在眼角里打着转,气得直打哆嗦,掏出手机把张伟拍了下来后扭头就走,到门口后就关机了。

丁雷醉眼朦胧地笑了。他安排了几个轮番灌张伟,就算张伟再有海量也会醉倒,然后借故带他来夜总会醒酒。

老蔡在外地,听说张伟又喝醉了,只好给孙海打电话,让孙海把张伟带到洗浴中心睡一觉,醒酒后再说。

张伟醒过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十点多。他痛得脑仁儿都要裂了。孙海床边的一张单人床上,看到张伟醒了,递过来一根烟:“醒啦,昨天你喝了多少,倒在小姐腿上了。”

“不是吧,这事你千万不要说出来。”张伟一边揉脑袋,一边接过烟来抽。

昨夜的宿醉还没醒明白,张伟摇摇晃晃地回到家开了门,推门一看,沙发上坐着王新。

“宝贝,昨天跟丁雷他们喝多了,我先睡一下。”张伟一边脱外套一边解释。王新坐沙发上上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儿地掉泪。

“怎么了?宝贝。”张伟觉得不对劲,他换了拖鞋坐到王新的边上。

王新摆弄着手机,飞快地翻到图像那一栏,打开了递给张伟。张伟拿

